

科普文学

一棵被骂死的植物

■ 陈亦权

语言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语言本身却有着巨大的能量,而负面语言的杀伤力更是大到让人难以想象,它甚至能杀死一棵植物。

2019年10月,阿联酋哈伊马角市阿曼湾中学做了一个名为“语言能量到底有多大”的实验,学校的老师和学生们一起,在附近的一家花店里挑了两棵同一品种、同一批次的盆栽植物。他们将这两盆植物放在同一个走廊里,并且用同样的时间和方法给它们施肥浇水,晒太阳也是同进同出,也都插着一块小牌子……总之,所有的一切都是同样的,除了它们“听到的语言。

左边那盆植物的小牌子上写着“这株植物



被霸凌”,右边那盆植物的小牌子上则写着“这株植物被褒奖”。

所谓的“霸凌”,就是对它进行“语言攻击”。他们找了很多学生,提前做好“语言霸凌”的录音,然后把音频放在左边那棵植物边循环播放:“你就是个废物,你一无是处”“你长得一点都不绿”“你看起来像烂了一样”“你一点都不招人喜欢,要你有什么用”“实在看不出你来你到底是不是活着的……”但右边那盆植物的待遇就不一样了,它身边每天循环播放着赞美的语言:“我喜欢你做自己的样子”“一见你我就特别开心”“你真的很美”“这个世界因你而温馨”“你真的很棒……”

一边遭受语言的暴力,一边享受暖心的赞美,这个实验持续进行了30天,最后的实验结果让所有人感到吃惊——左边那盆遭受语言暴力的植物被活生生地“骂”死了,它的叶子全都枯萎了,而右边那棵享受赞美的植物,却长得绿油油的,生机盎然。所有实验参与者都由此而悟出了一个道理:“语言暴力的杀伤力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连一棵植物都会被骂死,对人的伤害更是可想而知。”

语言暴力不仅出现在校园里,事实上它无处不在,特别是来自家长或者老师、长辈的语言暴力,危害更大,一个美国中学生在社交账号上说:“语言暴力不仅表现在粗暴的言辞上,它还表现在一种拒绝理解的距离上,比如在我

伤心难过而落泪的时候,我的父母经常会用厌烦的口吻说:‘你又发什么神经?’他们永远也不知道,我每次都会因为他们的这句话而想要远离他们。”

据统计,全球97%的青少年罪犯都曾遭受过父母的语言暴力。一部名为《语言暴力能造成多大伤害》的教育短片中,有个少年犯在看守所里讲述了自己的故事:我妈每天骂我,经常让我去死,我爸妈天天说我没用,说我是个废物,从来没夸过我,骂我最多的就是“猪脑子”,我学会了这一切,我需要把我的怒气发泄出去……

童年受到精神虐待,是青少年走向犯罪道路的重要原因,但有的父母却声称自己对孩子的训斥和侮辱是因为“都是为你好”。事实上,任何一个家庭或团体,都不会因为训斥和侮辱而变得更有凝聚力,也不会有任何一个人会因为训斥和侮辱而感受到温暖与幸福。

我们要学会运用语言的力量去创造生活的美好,如果你尽情地批评他(她)、否定他(她),那么他(她)很可能会变成一个彻底令你失望的人。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那就请用最美好的语言,帮助他(她)成为一个更棒的人。



小舅请客

■ 周成芳

临下班前,母亲来电告知:“晚上在小舅家吃饭。”

家宴?我一听立刻兴趣大增,平时小舅都习惯在餐厅请客,用餐环境虽说很气派,却总感觉少了点氛围。

小舅特意做了几个拿手菜,满满一桌人。大多是我小时候见过的,他家以前的老邻居、老朋友等。

小舅举起了酒杯:“今天其实是一个特殊的日子,30年前的今天,我和秀丽(小舅母)领取了结婚证。那时因为家境贫穷,连酒席都没摆一桌。在座的都是我们几十年生活的见证者。我至今还记得,那年我和秀丽坐船去湖南……”

“哎呀,这故事都讲了多少遍了,大家吃菜吃菜。”小舅母赶紧打断了他的话。

小舅要讲的故事,我早已烂熟于心,那是上世纪80年代末期,为谋生,小舅带着新婚的小舅母乘船去湖南岳阳一家老乡开的餐厅打工。为节省费用,他们只买了一张四等舱票外加一张散席票。船过长江三峡,广播通知轮船将停靠巫山码头,要游览小三峡的乘客可在服务台购票。小舅连几毛钱一包的方便面都省着吃,花20元买门票简直想都不敢想,可他分明记得小舅母用羡慕的眼神看着其他下船的客人,这个场景一直在他脑海里回放多次。

“那年月谁家不是那样啊,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嘛,你看我们现在不是天南海北都游过了吗?前几天才从国外旅游回来呢。”小舅母紧接着补充一句。

小舅因家境贫困,刚上初中就辍学在场镇打零工,但他头脑灵活,很能吃苦。他和小舅母在餐厅打工期间,跟着厨师学得一手好厨艺。到90年代中期,他们利用打工攒下的积蓄,再四处筹措了一些钱,在北方某高校附近开了一家小餐厅。他们像其他在外从事餐饮行业的乡亲一样,每晚只能等客人离开后,再将餐厅的长凳拼接起来,铺上被子当床睡。

到了90年代末期,小舅在场镇中心地段修建了砖房。外婆在家带小表弟,小舅和小舅母继续在外辛勤打拼。餐厅越开越大,生意也越来越红火,他们在餐厅附近另外租了一套三室一厅的住房。

2006年,小舅转让了经营多年的餐厅,回老家陪伴年老的外婆。老场镇的房屋因三峡移民拆迁,他在新修的集镇修了五楼一底的套房,楼顶有花园,还另外装了一间健身房。小舅和朋友合伙做起了房地产生意,工作之余经常带着小舅母到世界各国旅游。小舅说,小舅母陪他吃过很多苦,现在也该好好享受生活了。

2012年,小表弟男大当婚,小舅为他操办了一场隆重的结婚典礼。

“第二杯,我要感谢在座的亲朋那些年对我一家的支持和帮助。”说完,小舅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哎呀,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互相拉扯一下应该的。”说话的是以前小舅家同一院子的刚叔。听母亲讲,七八十年代,家家户户都吃了上顿愁下顿。刚叔家的日子也紧巴巴的,但他父亲是民办教师,经济相对宽裕点,他家只要做点好吃的,就赶紧给外婆家端一碗,外婆总是留给小舅吃,她说小舅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后来远嫁他乡的几个姨妈回来探亲,也都是到刚叔家借宿。

“日子都是先苦后甜呢,你看你们现在的日子多好。”席间,亲朋好友端起手中的酒杯,一个个感慨万千。

“对嘛,对嘛,过去天天盼过年,如今天天像过年。”小舅又开始举起酒杯,“这全靠党的政策好啊,你看我老母亲都90多岁了,当了一辈子农民,没想到现在每月还能享受国家的补贴。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们的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咱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也越过越甜。来来来,为我们伟大的祖国干一杯!”

干杯!一桌人集体举起酒杯,人人的脸上都红彤彤的,外婆的脸更是笑成了一朵花。

逆江而上,流水蜿蜒起伏
远离城市的喧嚣,一切都自由了
比如,从一艘轮渡遥望乡愁
乡愁就激流涌动,和蔼可亲
码头,是乡里乡亲的臂膀
仿佛所有的乡音都在靠拢
哪怕是一句吆喝,都会一不小心的
叫出了乳名,叫出日子的疼痛和喜悦
——浪渡,浪渡……
喊一声,再喊一声
一声紧接一声地呼唤,谁又能
打捞沉入江底的记忆
谁又愿意放弃岁月疯长的美丽

小镇繁华,道路无限延伸
梦想四通八达。从这里走出去
眼前是一片绿色的辽阔
从他乡走回来,这里还是一片天地
比如穿过一片橘林,果实饱满

亲切的小镇

■ 何真宗

她们低着头的羞怯和甜蜜的汁液
令人放下架子与虚荣,善言返璞归真
又比如,走进一个高村,一个院落
方言就挂满了屋檐,民俗有条不紊浮现
一张八方桌,一窑烤火炉
这个冬天的温暖情不自禁地光亮
——七八十岁的老人了,笑容舒展
满脸的沟壑,瞬间
变得山势平坦,惠风和畅

石林是浪渡人倔强的骨骼
自信的袒露,日晒雨淋
黧黑的肤色渗出汗水的深度

足以照亮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仙女洞的水会飞,俏皮可爱
让人浮想联翩,总有那些控制不了的手
去抚摸深谷的纯品与温软……
鲤鱼口的刻划骨铭心,一转身
就是大江大河的爱情,奔流不息

浪渡,浪渡……黑夜里第一缕光亮
从电厂出发,从1939到2019
80年的风雨延续,铺天盖地的五谷丰登
一喊,就是四面八方的光明磊落
一望,就是一路春风浩荡

雨游竹海

手抚云窗惊晚雨,临楼观海击秋风。
且今取看年年事,零落如烟转瞬空。

观丹霞飞瀑

白练悬天疑画出,飞珠挽翠错生烟。
女娲彩石分丹处,惊引银河堕此间。

遵义行游

■ 周志豪

茅台客中题

猩红喜把秋霜染,美酒河边鹭影来。
满捧霞霞诗半出,回沙醉月梦茅台。

仰十丈洞瀑布

悬崖挂练送飞花,云上清波漾彩霞。
光折流虹抛客远,复还春景已秋华。

穿越泥土的爱与牧歌

■ 李德章

作序,乃名人家所为之,我辈既无名又非家,却受邀为书写序,心里生出惶恐。而此序,又是给我最敬重的两位老师写,更是惴惴不安,担心不能胜任,序写不好,影响老前辈著书的完美。

吴承汉、任小蓉两位在万州文学界名望厚重。承汉先生上世纪50年代就成为中国作协重庆分会首批会员,担任《红领巾》杂志文艺编辑,性情乐观善良。小蓉女士早已是重庆市作协会员,一直从事群众文化和文学创作,贤淑勤奋。他俩一生耕耘于文坛,致力于群众文化,前半生饱受磨难,历经人生苦旅,后半生在正本清源、国泰邦安的大好形势之下,如遇春风,结为伉俪。因为“诗与远方”,夫妻俩互敬互爱,携手前行,把坚定的信仰植根于生命之中,几十年如一日对文学艺术钟情酷爱,辛勤创作,硕果累累。此前,吴老师、任老师各自出版了多部文集,并在全国、全市荣获创作奖项。他们对文学艺术的一腔痴情及为人文典范,曾引领当地一代青年人改变命运。当年承汉先生主导创办的《新花》《小雨诗报》,主编的诗集

《群鸟飞过》及在当地指导分设的《三岔沟诗报》《普里河》文学报、《水杉》文学杂志等,成为八九十年代万县一群“文青”创作成长的文学园地。而吴老师、任老师安居在沙河的老住宅,也成了众多文友聚集的沙龙和乐园,文友们像候鸟一般从远方来此集会,吃小蓉老师做的饭菜成了我们的常事。不仅如此,二老还自己创作歌曲,常在此乐园里纵情弹唱,载歌载舞,那是何等的欢乐浪漫。许多文艺青年功成名就,从这块园地上事业和人生新的高度,二老真正做到了润物无声、德泽桑梓。

民间文艺作为文学艺术的重要类别,穿越悠久历史,孕育于古老土地,传承于乡间庶民,是老百姓在日出日落的劳作生息中产生的智慧光芒,是文化发展的母体,是民族兴旺的基石。而当下,在经济转型,现代传播手段数字化、智能化的时代,尤其是在农村人口大幅减少,年轻一代大量弃农入城的社会形态下,世代相传的民间文化出现了传承断代的危险,许多原生态的传说、故事、歌谣,山歌逐渐消失,农耕文化产物濒临失传。在这

种背景下,吴、任夫妇,两位耄耋老人本着内心对民间文化的一种至诚、一种责任,走村串户,足迹踏遍三峡两岸村庄农舍,辛勤搜集,精心整理出三峡民间故事新编《九头大鹳鸟》,行将出版付印。其精神远远超越人生的很多价值与意义,这是一种超越生命的人生境界。

三峡地区历史悠久,人文深厚,民风淳朴,民间文化源远流长。《九头大鹳鸟》搜集的故事来源广泛,特色鲜明。故事个个精彩离奇,情节引人入胜,有独具亮光和醇香浓郁的本土味道。有记忆,有乡愁,此乃民间艺术的本真。所有篇目总体主题十分明确,那就是遇恶向善,激浊扬清,扶正祛邪。颂扬人间美好,爱情甜蜜,敬老怀幼,和谐共生;揭示祸福有终,善恶果报;教育世人耕读为本,勤俭治家,积德累功,慈心于物,忠孝友悌,正人化己,是道则进,非道则退。用时的话说,这是在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展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九头大鹳鸟》各篇目表现手法亦独具匠心,功底老道,体现了“新编”特色。民间文艺中的传

说、传唱、传讲、传奏、传打,皆源于民间乡土,历经数百上千年的民间流传,没有文字、乐谱、符号记载,均是百姓、艺人口手相传,靠的是记忆。传承中或拾遗补漏,或加工填缺,或扩伸延展,经无数民间人氏辗转流传,说不定再传到“讲述第一人”处,却早已不是自己讲述的那个蓝本了。流传的过程,其实是一种磨砺和生长,搜集整理的过程,却是一种创造,一种升华。此书一些篇目经作者精巧的艺术构思,精美的艺术加工,精致的艺术提炼,使传说成了历久弥新、饱满、丰腴的艺术佳品,更富有美学、文学、哲学性了。

明代世于谦《遣怀》诗中道:“珍重晚来风景好,黄花老圃殿高秋。”承汉先生已九十高龄,小蓉女士也年逾七旬,两位前辈如今仍精神矍铄,身体硬朗,对文学的初心可说是矢志不渝,对世态风云满怀仁善之心。时光总是一往无前,而两位老者的行走总是那么的稳健,如闲云之淡然,如野鹤之超然,如梅兰之怡然。真可谓潜心修著,宠辱不惊,节操风雅,德厚流光,明德惟馨,笃行致远。其生命价值的取向远远不是一本故事书,更是一本完美的人生之书,值得我们去深深地品读。

匆此驻笔,权当是序。

(作者系重庆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万州区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万州区陈家坝街道党工委书记)